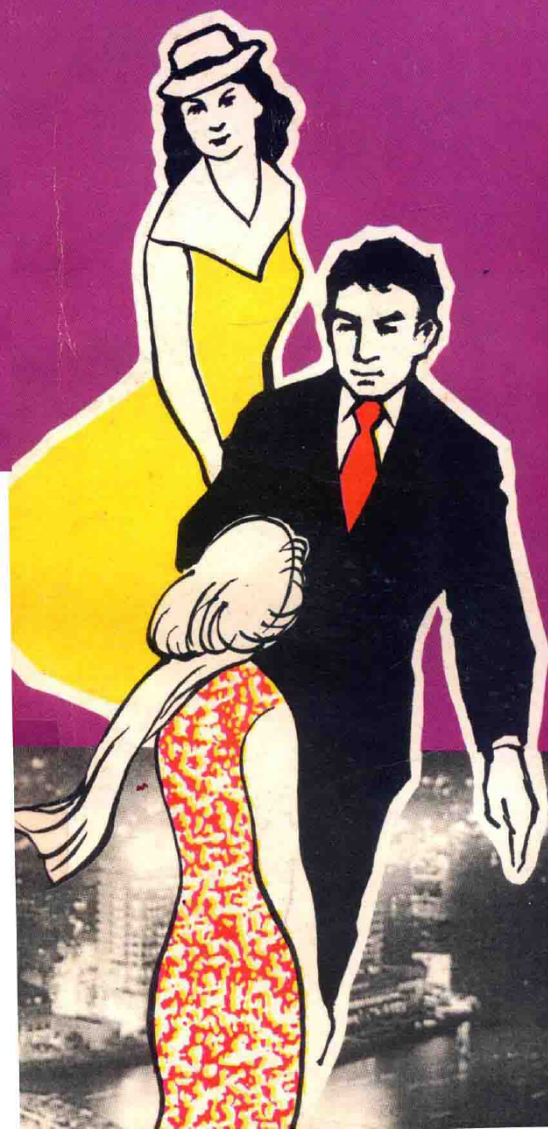


陈卓云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上海滩奇情录



上海滩奇情录

谨以本书献给
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或地域的人们

陈倬云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津〕新登字(90)002号

插图：邝自信

陈倬云，男，广东
台山，1937年出生
于台山。1960年毕业于
台山中学，毕业后在
台山中学任教，曾任
台山中学副校长，后
任台山中学党支部书记。
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
会员，台山市文联书
长。

上海滩奇情录

陈倬云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2 插页4 字数25万

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I—3000

ISBN 7-5306-2144-0/I·1911 定价：14.0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由三部系列中篇组成的长篇小说。描写了旧上海在抗日战争、二战结束、解放前夕三个特定历史时期，各国间谍间错综复杂、激烈紧张的斗争。其间着重描写了国共两方特工在此的工作、战斗经历和感情历程，从而也体现了作者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心愿。作品悬念迭起，惊险曲折，引人入胜，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浓郁的海派风味。

第二章 心机重重 (18)

第三章 共谋 (32)

第四章 魔飞海商所之夜 (35)

第五章 公署医院与广播站 (42)

第六章 陆战队长和美女 (51)

第七章 夜闯密字警署司令部 (58)

第二部 1945 古韵迷局 (67)

第一章 外滩迷局之夜 (67)

第二章 神秘的“海狗”船 (72)

第三章 香港与上海有约 (88)

第四章 “永昌隆”商行 (95)

第五章 夜闯密局“大盗” (100)

第六章 夜闯日本领事馆 (131)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部 1939 西药奇遁	
第一章 “孤岛”黑衣女	(5)
第二章 百乐门大舞厅奇逢	(9)
第三章 北站脱险	(16)
第四章 风靡弟弟斯咖啡馆	(22)
第五章 霞飞路寓所之夜	(31)
第六章 公济医院与广慈医院	(42)
第七章 特高课课长和美女	(51)
第八章 夜闯淞沪警备司令部	(58)
第二部 1945 古鼎迷离	
楔 子 外滩胜利之夜	(67)
第一章 诡秘的“满洲”姑娘	(72)
第二章 好莱坞赌场奇遇	(83)
第三章 “米高梅”黑灯舞	(95)
第四章 被诱惑的“大卫”	(109)
第五章 夜探西本愿寺	(121)

第六章	大西洋西菜社再斗龟田·····	(136)
第七章	销魂锦江饭店·····	(149)
第八章	法租界的罗宋女郎·····	(161)
第九章	爱多亚路古董行·····	(172)

第三部 1949 炮舰隐踪

楔 子	法国总会金发女郎“猎男”·····	(187)
第一章	百老汇大厦的神秘来客·····	(197)
第二章	红房子西餐馆密谋·····	(212)
第三章	大沪舞厅双美邂逅·····	(230)
第四章	复兴公园与沙利文咖啡馆·····	(251)
第五章	警察总局内的裸照·····	(268)
第六章	礼查饭店假戏真做·····	(285)
第七章	智斗蓬莱市场·····	(303)
第八章	午夜——汇山码头·····	(322)
第九章	黄浦江悲喜剧·····	(337)
第十章	诀别长江口·····	(355)

附录：本书提到的部分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

(一)	神秘女郎·····	姚 敏 曲(373)
(二)	白兰香·····	李七牛 曲(375)
(三)	凤凰于飞·····	陈蝶衣 词(377)
(57)	·····	陈歌辛 曲
(88)	·····	周璇 演唱

后记·····	(379)
---------	-------

引子

一个神奇的故事必然有一个神奇的开始，一个神奇的开始必然有一个神奇的结局。

（后事前提）

五十五年后，1994年，夏。

在这个过去曾号称“不夜城”、“十里洋场”、“东方巴黎”的远东大都会上海市，夜幕徐徐降下了。刚刚开始

的黑暗立即被漫无边际的光海所驱散，市区庞大的身躯似乎显得更加清晰雄伟。解放四十多年，但也只有在改革开放十几年以后，才能见到这座城市起了明显的变化。当年名闻东亚的二十四层国际饭店，如今成了“矮个子哥哥”；黄包车、三轮车，甚至“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不见了，代替它们的是九十年代最新型的交通工具；那股满街潮水般的人群固然今昔无甚改变，但从路人眉宇间流露出来的神情，细心观察，却可从中窥见两个时代的差别，……当然，这一切对一千四百万上海市民而言，应该是习以为常，而对另外一个人，一个离开这座城市差不多半个世纪的人来说，那就不仅感到陌生，而且马上会产生一种意料不及的惊奇。

这个人就是从台湾回来观光的实业家。虽然实际年龄已近八十岁，但看起来还像一个花甲之年的健壮老人。

他刚刚从外滩的和平饭店乘坐一辆出租汽车，穿过象征当年“十里洋场”的南京路，现在快到静安寺附近，他的脸色显然从惊异变为激动。汽车折入愚园路，他索性请求司机在这里暂停一下，然后跨出车厢，他的目光凝注前面不远的一幢建筑，耀眼的霓虹灯打出不久前才恢复旧名的百乐门大舞厅。这间在旧上海名震遐迩的弹簧舞厅，现在依然存在，他似乎觉得不可思议，这位台湾实业家伫立仰望了足足有五分钟，然后才有点依依不舍、若有所思地登上汽车，叫司机继续向东南行驶。

的士在淮海路西首的一幢略显陈旧的西班牙式小洋房前停了下来，司机告诉他，这就是他要去的目的地。

其实不用司机指明，他在相距十几米远的地方就已辨认出这所洋房的位置。此刻，他站在铁栅门前寻思了一会儿，又整了整衣领、头发，终于伸手按下电铃。

半分钟后，门打开了，一个带着略感意外目光的、差不多同样年纪、同样不减当年丰姿的老人出现在他的面前。不同的是，她是一位女性。

台湾来的实业家，这回比站在百乐门大舞厅前显得更为激动。因此他只凝视着她，半晌没有说话。

“这位老伯，您找谁？”

很明显，她不认识他。

而他，似乎也只有极力从记忆中去捕捉她。僵局持续了几秒钟，他仿佛如梦初醒，从喉咙里喃喃叫出了一个姓名。

“是我呀，不过，您是谁呢？”

他不再迟疑，但却一字一顿地报出了另外一个姓名。

仅仅是短促的惊异，接着，她也被一种突如其来的巨大激动所震撼。

于是，一个神奇的故事便开始了。

西
药
奇
迹

第一部 1939 西药奇遁

第一章 “孤岛” 黑衣女

五十五年前，1939年，夏。

自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的三个月内，虹口、闸北、南市、杨树浦等区相继沦入敌手，剩下市中心的公共租界和西南区的法租界，被日本正规军及宪兵部队四面包围，形似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到了1939年，局势表面上趋向稳定，租界人口猛增，市面迅速恢复畸形的繁荣。

这就是“孤岛”时期的上海——一个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环境。国际间谍、日伪特务、重庆分子都在这里勾心斗角，培植势力，而我党地下工作者自然也不会放弃这块“自由乐土”，利用日伪、国民党之间日益加深的矛盾，进行隐蔽而巧妙的斗争。

八月的一个盛暑之夜。

位于苏州河东北岸虹口区的北四川路，是日本占领区最繁华的马路。尽管日军在沿河重要的十字路口和桥梁、通道均派有宪兵把守，气氛森严，但日军决策者也明白，如果把沦陷区搞得过分萧条恐怖，跟对岸租界霓虹辉映、歌舞升平形成过于强烈的对照，那将会不利于“大东亚共荣”政策的

宣传，因此，今年以来已暗暗放松了对工商营业的限制，沦陷区在戒严时间之前市面还算繁荣。尤其是北四川路，那是仅次于南京路、霞飞路的上海第三条商业大街。此时正是晚上八点左右，夜生活刚刚开始，马路上各种车辆鱼贯穿梭，两边人行道挤满游手好闲的人群。驻守在主要关卡上的值勤宪兵，因为近期相安无事，似乎也稍稍放松了戒备。

四川路北端的横浜桥畔，两个日本宪兵正在叽哩咕噜地埋怨着，根据脸上表情，也许是换岗时间已到，还不见有人来接替。其中一人打了个哈欠，索性溜到附近小店里，要了瓶汽水，坐下来一边休息，一边缓缓吮吸。剩下那个由于天气太热，不住伸手擦抹额上的汗珠。他见同伴已喝完汽水，正在慢慢踱回来，竟等不及到达岗哨位置，便匆匆奔过去也想买汽水喝。就在这个瞬间，从北面江湾路淞沪警备司令部方向，突然由远而近响起了尖厉的警车呼啸声，其间还夹杂警笛短促刺耳的嘶鸣，两个日本宪兵起初微微一怔，接着各自停下脚步，但他们毕竟训练有素，稍一回神，便知道必有不寻常事端发生，马上采取操练姿式，跑步疾奔岗哨。虽然如此，他们终究还是慢了一步。正当两名宪兵奔回桥畔，一齐举起带刺刀步枪随时应付事故前的一霎那，一辆祥生出租汽车以不正常的超速，在两人鼻子底下箭一般向南飞去。由于速度太快，日兵只能隐约看到车中后座端坐一个身穿黑衣的年轻女子，至于相貌、身段，当然无从辨清了。这时后面警车警笛声越来越响，不到半分钟，一辆司令部轻便吉普在桥堍戛然停下。车上跳下两个军官模样的日军，用日语厉声询问站岗宪兵。路人虽然听不懂他们讲些什么，但从军官的恼怒以及值宪的惶恐，估计一定跟刚刚疾驰而去的汽车有关。

两军官“八格耶鲁”骂了一阵，又附耳轻声叮嘱几句。只见其中一个宪兵马上奔到电话亭拨打电话。军官才纵身跳回车内，吉普又风驰电掣，一路尖叫着向南追去。

上面提到，北四川路商业繁盛，车辆密集。虽然出租车驶离岗哨与警车到达的时间顶多不过二十几秒，加上警车是轻便的吉普，速度要比祥生公司的福特牌老爷汽车几乎快出一倍，但又因为繁华路段车辆多，红绿灯多，因此警车的优势便发挥不出原来的作用。眼见有两次快要追上了，偏偏被横路上窜出来的各式车辆拦腰截断。五分钟后，出租车终于驶过天潼路口，从这里往前再开一阵，拐弯向东，便可到达外白渡桥北端，过了桥就是外滩，属于公共租界的范围了。

要摆脱警车追击，同时利用方向的更换，不使桥畔值宪听到警笛呼叫，只有加快速度。

出租车拼命使尽“浑身解数”，在幸运地通过最后一盏绿灯后，突然来一个九十度转弯，沿着苏州河边发了疯般狂驶起来。

端坐在车厢后座的黑影隔窗向后一望，没有看到警车，与此同时，似乎可以听到从车内飘出一声轻微的如释重负的叹声。

当警车也以全速驶到外白渡桥堍时，那辆被追索的车子，正好办完了对宪兵交验“良民证”的手续，越过桥中，向外滩——也就是租界方向疾如旋风般开了过去。

两个日本军官跳下车，气得双目圆睁，青筋怒突，除了又向值岗宪兵大发雷霆之外，委实无计可施，因为他们毕竟迟了一步，日本军车到底不敢明目张胆直驶租界。

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这个紧急关头，一辆美制高级轿车全速驶抵桥畔，两名酷似76号特务的彪形大汉一跃下车。

显然，这是横浜桥值勤宪兵一个电话招来的。

显然，这是横浜桥值勤宪兵一个电话招来的。……

第二章 百乐门大舞厅奇逢

沪西，百乐门大舞厅前。

高悬在四周建筑物上的霓虹灯活动广告，把马路照得光怪陆离，犹如天女散花，撒下一片梦幻色彩；从舞厅里面飘扬出催人欲醉的爵士乐曲，跟附近商店招揽生意的吹打噪音，汇成一股奇特的音响潮流；绅士、淑女、流氓、地痞出没无常，形形色色的人群来去匆匆。这里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醉生梦死的世界，似乎根本嗅不到半点战争的气息。

不过，表面平静的江河往往隐藏着更为激烈的漩涡。

夜晚八点半左右，从静安寺方向驶来一辆黑色祥生出租车，车子在舞厅旁边约十米处停了下来。这里车水马龙，摊贩云集，根本不会引人注意，但车内的主人却十分小心地先探头向外张望了一下，然后才步履娴雅地跨出车厢。出租车几乎同时掉转车头，悄悄折向一条僻静支路，很快消失在昏蒙蒙的街灯远处。

在七彩霓虹灯光的辉映下，可以清晰地照见这个刚跨出车子的客人。这是一位年轻女性，顶多二十岁左右，一头蓬松的波浪形长发，挺拔的鼻梁，纤巧的樱唇，白净的鹅蛋形脸颊上长着一双传神的眼睛，使人一望就自然地产生美的感觉，虽然这种美似乎有点冷漠，还带点西洋名画中美女的孤傲。跟她的脸色一样，她身穿一件素白真丝短袖旗袍，从胸、腰、

臂、臀、腿，都显露出恰到好处的曲线，这应该又是美术家理想的模特。女郎抬腕看看手表，轻轻拢了拢被晚风吹乱的卷发，然后从容不迫地径直向舞厅大门走去。当她快要迈入门槛的一瞬间，忽然又回过头来十分小心地向四周环顾一圈，这个动作完成得非常完美而自然。

女郎终于跨进了百乐门大舞厅。就在这时，一辆高级美制轿车正以高速驶近舞厅大门，女郎当然不会知道。

“百乐门”二楼设有弹簧舞池，设备精致，招待周到，舞女娟美，是全上海最典雅华丽的舞厅。来这里寻欢作乐的不是达官贵人、富绅巨商，就是地方大亨、公子淑女之流。舞厅场地宽敞，灯光旖旎，并且专门聘请菲律宾大乐队和红歌星登台献唱。女郎刚推门进入，就有穿着白色制服的仆欧引导到卡座坐下。

“小姐，一个人吗？喝点什么？”

“嗯。先来杯咖啡。”

仆欧欠身退下。女郎想了一想，又把他叫了回来：“你们这里的经理，是不是叫张志平？”

“是呀，小姐，你认识他？”仆欧谦恭的脸色添上了一丝笑意。

“你能不能马上告诉他，就说有位小姐想见他？”

“可以，经理的熟人嘛，哪里能怠慢的？”仆欧连声答应。

“最好快一点！”女郎说着，从提包内摸出一张美钞塞到他手里。

“谢谢，谢谢。小姐放心，经理保证一会儿就到。”

等仆欧走远，女郎拿出小镜子照了照，大概察觉脸色有

点苍白，便薄薄敷了层胭脂，又涂了一点唇膏，一切都满意了，她才开始打量舞厅四周的装饰。此刻乐队正以萨士风、黑管为主的低音奏起软绵绵的《何日君再来》，这是一首非常流行的时代歌曲，又是上流社会喜欢的探戈拍子，舞池里差不多被对对舞客挤得水泄不通。女郎似乎非常满意，刚进舞厅时有点紧张的情绪，现在完全放松了。她悠闲地端起仆欧刚送来的咖啡，微微呷了一口。

五分钟后，她留意到，在舞池对面有一个身穿白衬衫、束着鲜红色领带的高个子青年正沿着弯曲的通道向这边走过来。女郎眼睛一亮，目光一直被越来越走近的青年所吸引。

“是他。”她轻轻自语了一句。

青年分明也看见她，但走近以后却突然显露惊异的表情。

女郎站起身来，带着浅浅的笑容：“张志平，你变多了，但我还是认得出来。怎么？你倒不认识我啦？”

“啊呀！”张志平惊呼了一声，脸上马上也堆起高兴的微笑：“是你！真是想不到。我还以为是——”

“是谁？还有人像我吗？”

“真的，有点像。”

“恐怕连我的名字都忘了？”

“哈哈，白丽影，高材生，怎会忘记？只是……更漂亮了。”

这时，白丽影才伸出纤纤玉手，与张志平紧紧握了一阵。

两人坐定。仆欧又送来一杯咖啡和西点。

张志平收起笑容，感慨地说：“唉，光阴似箭，从圣约